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保祿六世禮堂

2009年1月7日

聖保祿 (17)

合理的敬禮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，

在今日，2009年的第一次公開接見活動中，我願意在這新的一年開始之際，給大家最誠摯的祝福。爲了使我們不只是限於做基督的真正朋友，而是也可以像祂的真正朋友一樣地生活，讓我們再致力於向基督打開我們的心靈和思想這個承諾。儘管這一年，無可避免地，會有它的困難。可是由於有基督作伴，願這一年爲大家是充滿喜樂平安的一年。實在的，只有當我們與基督結合在一起，新的一年才會成爲美好和快樂的一年。

關於致力於和基督結合這件事，聖保祿也給我們樹立了榜樣。在我們獻給保祿的教理講授中，今日我們會專注於反省他其中的一個重要思想：基督徒奉召而獻的敬禮。在過去，人們多愛提及聖保祿的反敬禮，提及他將敬禮這思想「靈性化」，這傾向。可是今日我們卻更能夠理解，實際的情況是，因爲聖保祿從基督的十字架上看到一種歷史性的轉變，這轉變徹底地改變了並更新了敬禮的真實本性。在《致羅馬人書》中，特別有三段經文，顯示了聖保祿有關敬禮的新觀點。

1. 在《致羅馬人書》3:25 這段經文中，在指出「由耶穌基督所完成的救恩」之後，聖保祿採用了一種對我們來說較為隱晦的言詞繼續說：「天主預先立定，使祂以自己的血為信仰祂的人作為贖罪的工具」。保祿以「贖罪的工具」，這種對我們來說比較奇特的表達，來暗示舊約「結約之櫃」的蓋。這個蓋被視為是天主與人的接觸點，是天主在人的世界中不可思議的臨現之處。「贖罪節」：«yom kippur» 那天，這個「贖罪的工具」會被灑上被祭獻的動物的血，這些血象徵性地，將過去一年的罪都帶進和天主的接觸中，以便把這些罪投入天主那深不可測的美善內，以便被天主的德能消除、戰勝和寬恕。人生於是得以重新開始。

在談到這儀式時，聖保祿說：這儀式正好表達出，我們渴望真的可以將我們所有的罪，都投進天主那深不可測的仁慈中，以消滅這些罪這個願望。可是我們無法以動物的血來實現這件事。因為在人類的罪和天主的愛之間，需要有一個更真實的接觸。這接觸終於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出現。基督，祂作為真正的天主子，藉着降生成為真正的人，將我們所有的罪都背負到自己身上。如此一來，祂使自己成為人類的悲慘和天主的仁慈的交接點；因人類造成的禍患而導致的一切悲傷，都在祂的心中被融化了，於是人生得以重新開始。

在解釋這種改變時，聖保祿對我們說：藉着基督的十字架——這個天主的愛變成人類的愛的至高行動——從前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所舉行的，以動物的血作祭品的古敬禮正式終止。那個象徵性的敬禮、那個願望的敬禮，現在已經被一個真實的敬禮所取代：這個真實的敬禮就是天主的愛，這愛透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完全實踐了。易言之，這並非使一個真實的敬禮靈性化；正好相反，而是一個真實的敬禮：真實的天人之愛，取代了那個只具象徵性的臨時敬禮。也就是說，基督的十字架，祂那帶着祂的肉和祂的愛的愛，才是那個能夠符合天主和人的實際情況的真實敬禮。事實上，對保祿來說，聖殿的時代及它的敬禮，在聖殿被毀之前，早就已經結束了。關於這一點，保祿的思想和耶穌所說的話完全一致。耶穌不但一早就宣告了聖殿的結束，也同時宣告了另一所「不是人手所興建」的聖殿的出現——這聖殿就是祂那復活起來的肉身（參看谷 14:58; 若 2:19 等節）。以上是我今日要說的第一段經文。

2. 我今日想說的第二段經文是《致羅馬人書》12:1。這段經文我們已經聽過，現在我再重覆一遍：「所以弟兄們！我以天主的仁慈請求你們，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、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；這才是你們屬神的敬禮」。在這段文字中，明顯地可以見到一個看似矛盾，其實正確的理論：根據祭獻的準則，被祭獻的牲畜都要死去。可是現在保祿卻將祭獻與基督徒的生活連在一起。這段經文中有別於後來的祭獻觀念的「獻上你們的身體」這句話，其實已具有「獻上作為祭品、作為奉獻」這種敬禮性的含義。在這句勸導中，聖保祿所說的「獻上你們的身體」，其實包括了整個人；事實上，在《致羅馬人書》6:13 節中，保祿呼籲羅馬的基督徒「該將你們自己獻於天主」。另外，這種明顯地帶出基督徒的身體的重要性的思想，也正好與保祿的「務要用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」這呼籲吻合：易言之，保祿要求的，就是要我們在每天的實際生活中，以那些可見的人際關係和可辨識的行為，光榮天主。

正是這種行為被保祿形容為「生活、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」。亦正是在此處我們碰上「祭品」這個詞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這詞屬於祭獻行動中所用的技術性詞，專指屠宰獻作祭品的牲畜這動作，被屠宰的牲畜，一半被焚燒以獻給所拜祭的神祇，另一半則由那些呈奉祭獻的人在一個專為此而安排的筵席中吃掉。現在，保祿卻用這個詞來稱呼基督徒的生活。他更用了三個形容詞來描述這「祭品」。第一個形容詞是「生活的」，表示這「祭品」所擁有的生命力。第二個形容詞是「聖潔的」，使人想起保祿有關神聖性的思想，這神聖性並不取決於某些特別地點或物品，而是取決於基督徒自己個人的行為。第三個形容詞是「悅樂天主的」，可能聖保祿想透過這個形容詞，使人再記憶起祭品在聖經中，經常被形容為能悅樂天主的「馨香火祭」這種表達(參看肋1:13.17; 23:18; 26:31; 等等)。

接着，聖保祿這樣定界這種新的生活方式：這才是「你們合理的敬禮」。解釋這段經文的注釋者都很清楚，此句的希臘文原文 *«tén logikén latreían»*，並不容易翻譯。拉丁文版的聖經翻譯成 *«rationabile obsequium»*：「合理的敬禮」。第一個字 *«rationabile»* 也在「感恩經第一式」，即是一般所稱的「羅馬常典」中出現：教會在這篇經文內祈求天主接受她這個獻禮有如合理的禮品。常見的義大利文翻譯「屬神的敬禮」(*culto spirituale*)，並未能將希臘原文中所有的細微意思都反影出來(拉丁文的翻譯一樣未能

做到)。無論如何，此處所指的，並非一個不太真實，或甚至只是隱喻性的敬禮，卻是最真實和最具體的敬禮——在這個敬禮中，人帶着他自己作為一個具有理性的存有的全部，變成那位生活的天主的朝拜和光榮。

聖保祿這句經文，之後在羅馬禮感恩經中再出現，其實是基督降生前數世紀的宗教經驗，所發展出來的結果。在這經驗中，交織着舊約神學的發展和希臘的思想。我想在這裏至少給大家介紹這成長過程中的某些內容。眾先知和多篇聖詠，都曾經強烈地批評當時的流血祭獻。例如《聖詠第五十篇》(49) 這樣說，在這篇聖詠中，說話者是天主：「如果我饑餓，我不必向你告訴，因宇宙和其中盡屬我有。難道我吃牛犢的肉塊，或者我喝山羊的鮮血？為此你該向天主奉獻頌謝祭……」(12-14 節)。接着的《聖詠第五十一篇》(50)，亦表達同樣的思想：「因為祢既不喜悅祭獻，我獻全燔祭祢也不喜歡。天主，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，天主，祢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」(18-19 節)。當聖殿在希臘的統治下再度被摧毀時（主前第二世紀），我們在《達尼爾書》中讀到另一段有同一思想的經文。當在烈焰中——即是在被迫害中，在痛苦中的時候——亞匝黎雅這樣祈禱說：「目前我們沒有元首，沒有先知，沒有領袖，沒有全燔祭，沒有供物，沒有馨香祭，沒有地方可以給祢薦新，好蒙受祢的仁愛。但願我們能藉着懺悔的心和謙虛的精神蒙祢悅納，就如獻上公羊和公牛的全燔祭…… 這樣也希望我們今天在祢面前所行的祭獻，能當作我們滿全了我們對祢應盡的義務……」(達 3:38-40)。面對聖所的毀滅和敬禮的瓦解，處身於這個看不到任何天主臨現的記號的環境中，信友獻上他那顆懺悔的心，也就是他對天主的渴想，作為全燔祭。

此處所見的，是一種重要、美好的發展，但這發展也帶着一種危險。就是將敬禮精神化，道德化：使敬禮變成只是屬於心靈，屬於精神方面的事。完全缺乏肉身的參與，缺乏團體的參與。於是大家會明白，例如在《聖詠第五十一篇》和在《達尼爾書》中，儘管存在着對以流血祭獻作敬禮的批評，人們仍然渴望回到舉行祭獻的日子。只是此處所指的祭獻，是在一個當時無法預視，無法想象的綜合內，經過革新的日子，經過革新後的祭獻。

讓我們再回到保祿身上。他正是這個發展，這個對真敬禮的渴望，的繼承者。在這個真敬禮中，人自己成爲天主的光榮；以自己的整個存有，作爲獻給天主的生活的祭品。正是懷着這種精神，聖保祿對羅馬人說：「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……的祭品；這才是你們屬神的敬禮」(羅 12:1)。如此一來，保祿將他在第 3 章所說的，再覆述一遍：以牲蓄作祭品的年代，奉獻替代性祭品的年代，已告終結。真敬禮的年代已拉開序幕。可是這裏仍然存在着被人誤解的危險：透過奉獻我們的生活，我們使自己成爲真敬禮。這樣一來，道德主義便取代了以牲蓄作祭品的敬禮：人自己藉着他在道德方面的努力，可以獨攬一切，決定一切。這當然不是聖保祿原來的意思。所以問題仍然存在，這問題就是：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「屬神的，合理的敬禮」？聖保祿一直都假設我們已「在耶穌基督內成爲一個」(迦 3:28)，假設我們都已經在聖洗中死去(參看《羅馬人書》第 1 章)，現在我們是偕同耶穌基督一起生活，爲基督生活，在基督內生活。在這個結合中——亦只有如此——我們可以在祂內，並和祂一起成爲「生活的祭品」，才能夠奉獻「真的敬禮」。那些被祭獻的牲蓄原本是用來作人的替代品，替人作自我奉獻，可是它們做不到。當耶穌基督將自己作爲禮品獻給天主父和獻給我們的時候，祂可不是種替代品，因爲在祂內真的帶着整個人類，帶着我們的罪，帶着我們的期望；祂實實在在代表我們，將我們都背負到祂自己身上。就這樣，儘管我們仍然非常不足，但是透過在信德和在聖事中所完成的，與基督的共融，我們成爲生活的祭品：「真的敬禮」亦因而得以實現。

以上所作的綜合，正是我們在「羅馬常典」(感恩經第一式)中所祈求的，願這奉獻成爲合理的——成爲屬神的敬禮——的背境。教會當然曉得基督在至聖的感恩祭中的自我奉獻，曉得基督那個真正的祭獻，會在當前出現。但她仍然這樣祈禱，因爲她希望舉行感恩祭的團體，能夠實實在在與基督結合一起，能夠真的被改造；她希望我們可以成爲，若單靠我們自己的力量，永遠無法成就的事：成爲使天主喜悅的「合理」祭品。可以看到，這篇感恩經正確地理解了聖保祿的話。關於以上所說的思想，聖奧思定在《天主之城 *Città di Dio*》這作品的第十冊中，有很精彩的解說，我只引用其中兩句：「這就是基督徒的祭獻，我們人數雖然眾多，卻在基督內成爲一個獨一的身體」…「透過那位把自己交付出來的大司祭，整個得救的團體 (*civitas*)，即聖人的集

會和社會，得以奉獻給天主」(10, 6: CCL 47, 27 ss [CCL = 基督徒著作集成·拉丁系列])。

3. 最後我想扼要地介紹的，是《致羅馬人書》有關新敬禮的第三段經文，聖保祿在第15章這樣說：「天主賜給了我恩寵，使我為外邦人成了耶穌基督的使臣 (*liturgo*)，天主福音的司祭 (*hierourgein*)，好使外邦人經聖神的祝聖，成為可悅納的祭品」(15:15)。就這段美妙的經文，尤其是那個在全部保祿書信中，僅在這段經文出現的特別名詞，我只想提出兩點。首先，聖保祿將他那個為了建立普世教會，在各民族中展開的傳教行動，闡釋為司祭行動。為了使萬民在復活的基督內共融，而向他們宣講福音，原來是「司祭性」行動。宣講福音的宗徒，原來是一位真正的司祭，因為他所從事的，正是整個司祭職的核心：準備真正的祭獻。其次第二點：則是有關傳教行動的目的——這目的我們可以說——就是那個「宇宙性禮儀」：在這禮儀中，萬民都結合於基督內，而世界，亦因此成為天主的光榮，「經聖神的祝聖，成為可悅納的祭品」。正是此處展現出聖保祿的敬禮觀點中的動力層面，希望層面：基督的自我奉獻具有一種傾向，這傾向吸引一切人與祂的「身體」共融，並把世界團結起來。只有與這位人中的表率，和天主合成一體的基督的共融，我們所希望的那個世界才會出現：即是世界會變成一面反映天主的愛的鏡子。這動力一直都存在於感恩祭(聖體聖事)內——這動力應該激勵和形成我們的人生。亦正是帶着這動力我們開始新的一年。多謝大家的耐心聆聽。